

科尔沁的孩子(二)

□燕南飞

上一篇 科尔沁的孩子

1
 每一块石头都掌管一片泥土
 我相信会有方寸之地藏身。比如
 我准备的马兰花可以作证
 它虽然开得左右为难
 黑夜的鬃毛会掩护蹄子逃出险境
 草木吹响隐匿和重生
 保留一只耳朵的形状和微笑
 也许某一刻,就会听见一碗酒在呼吸
 更多翅膀被释放。大地
 是一封写不完的长信
 旷野未被驯服,片刻安宁,却如棋盘,
 暗潮汹涌
 几个回合下来,已是险象环生
 我深爱着获得原谅的机会
 只等世人放下鞭子,重返家园之心未死
 没有谁会放弃拥抱。像一条河流
 不会放弃奔逃

2
 似在诉说暗箭失去方向
 踉跄中,只好把美人拉入尘世
 曾在 一匹马的想象里痛哭过。山河
 委屈

她是柔弱小女子,却编织过许多战衣
 一匹马喜欢听她抚琴
 沙场是最美的归宿。一条条命填进去
 像填了一首好词
 下到一半的棋局。对阵者还在酣睡
 迟迟不肯将弃子收拾干净
 破庙苦等数十载,举着一杆旗,旗念刀锋
 恰逢头颅和头颅偶遇
 鸣咽里唱的是还不完的恩情
 我识得那壮士,纵身一跃
 一只大鸟扑向谷底,早有一把老骨头
 守在遗址上

想从此抠出祸根
 是啊,当他捕获一座绝顶
 再不会担心没有故乡的人,没有退路

3
 只有在黑夜才肯露出发髻
 握紧它心头生出的杂草,一生,也不想
 松开
 小小土屋如同陷阱,等它的王路过时
 温柔地来一场伤害
 你可还在碗底烈酒的残香里等我
 王子和公主大礼完成
 而自己却把童话熬成苦药
 黄土古道是未成的约赴。背后有几
 页书笺盯着我

所有反抗都值得同情,所有挣扎
 都不会甘心就范
 到处都是枪口关注行踪。几句嘱咐
 如箭在弦上
 回头看,不见一兵一卒
 自己才是最没有耐心的观众
 有幸在化为飞蛾之前,才知道另一个
 你还活着

就像受过胁迫的人
 安慰彼此各自安好

4
 挥动拳头,如挥动一面旗帜
 顺便怀念挨刀时的温暖。
 格外珍惜夜幕下惨败的涟漪,这大地上
 捕获不尽猖狂野兽之心
 沟渠深处,虫子啼哭,企图模仿忧郁
 怎样拯救爱着的黄土啊
 不忍看到我的弟兄们
 把终生都误在其中
 牛羊都逃进民谣里了
 提着奶桶的女人,把传说喂养
 命运总是折磨相爱的人,心里话掏
 出来,已面目全非

身影饥饿如幼虎守巢,眼巴巴看着众
 生疲于奔命
 我们都是婴儿,尽管啾啾口音不同,
 却有着相同的眷恋
 胸口藏着野性
 关于河流的加冕仪式还要继续
 从容地把半个草原藏进怀里。枷锁已旧
 它会潜入铁锈的尖叫中
 抚慰落日
 当头枕春秋,几十载是非
 杂乱如蜜蜂弹来跳去
 我却捉不住它

5
 又一次掉雨雨水
 骨髓试图叫醒一匹狼的孤独
 狼呢?
 早就在刀耕火种的利诱下走远了
 走进利刃的锋芒里,流利地讲述唇亡齿寒
 人类始终是独行兽。干裂的河道
 再不见野鸟做窝
 沙漠露出背脊,舌尖在上面做梦,怀
 念水声

更远处,是月亮拖着候鸟
 云深不知处
 恰似北风放下屠刀,保佑一盏灯火
 提走围栏里圈养的尖叫
 那一双双耳朵真饿
 小蹄子敲一敲空荡荡的原野
 它的奴仆们便应声倒地,会好起来的。
 亲吻泥土
 愿草木庇佑灰烬
 愿所有跌落的呼喊都能匆匆站稳
 怀里揣着一块石头,还带着体温
 它的使命就是砸开墓门

□王国元

春秋已是五十有四,按照圣人的
 标准,早该知天命了。但我愚笨,达
 不到圣人的要求。真的,我不清楚上
 天让我托生为人,来到这世上,之前
 到底有咋样的命令。也许,终我一
 生,也不清楚吧?回首过往,一派苍
 凉中,只能看见些许斑驳的颜色隐没
 其间。

心为物役,人在一地生活久了,
 大地也便晕染得人身上和心上,和
 大地难以区别,乃至浑然一体了。

紫色
 十八岁那年,我到乌兰复读。乌
 丹的蒙古语名为“宝日浩特”,宝日
 义为“紫”,浩特义为“城”,汉译为“紫
 城”。明末清初,翁牛特部蒙古族初来
 此地,望见此地一片紫色,遂以它取名
 “宝日浩特”。后来因故将“紫”析置为
 黑(乌)、红(丹)二色,称“乌丹”。

复读一年后,我考上大学。在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年代,考入大
 学意味着什么,无需赘言。由此说
 来,彼时的我,人生也呈现紫色吧?
 人们常说“红得发紫”,紫色是红色的
 高端,而红色是喜庆的颜色。

后来,我又来到乌丹成家、工作,
 养活妻小,至今已近三十年。我的人生
 是什么颜色的了?我不知道,据专家
 讲,紫色原本是由温暖的红色和冷静
 的蓝色叠加而成,属于二次色。啊,
 温暖的红色,啊,冷静的蓝色。

何尝不明白,在实际的生产、生
 活中,将某物调成紫色,人们一般叠
 加红色和黑色。要红得发紫,少不了
 黑。至于黑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程
 度,紫色不再,物体则全黑了,我也见
 过,但也只限于见过。

红色(之一)
 我就读的大学,学校坐落于赤
 峰。赤峰蒙古语名“乌兰哈达”。赤
 峰城东北,有一山呈赭红色,名“乌兰
 哈达”。蒙古族同胞习惯以颜色取地
 名,地方也便随之叫了“乌兰哈达”,
 “赤峰”是它的汉译。

人在大学时代,认为求知、求友、
 求事业也好,认为求知、求偶、求工作
 也罢,一切恰如王蒙在《青春万岁》里
 所言,眼泪、欢笑、沉思,全都是第一
 次。用颜色来代表大学时代,毫无疑
 问同“乌兰哈达”一样,也是红色的,

□宋生贵

我现在承认,我是那种性格中
 “犟”的因素比较突出的人。我说
 我现在承认,并非以前不愿承认,而是
 没有真正认识到“故而不以为然”。
 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
 话题,一者是有必要认识自己,再者
 则说明认识自己其实并非易事。

最早发现我的“犟”的,是我的母亲
 和父亲。母亲的说法是:这孩子太
 “犟”!父亲的说法是:哼!他认准的
 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们的判断
 当然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因为他们
 是最了解我的人,我的一举一动都
 清清楚楚地看进他们眼里。

很显然,父母认为“犟”是我性格
 中的一个不可小视的缺点。后来我
 理解,父母更担心我这种性格将来到
 社会上容易碰钉子吃亏。当时,我自
 己虽然能够从父母的口吻中感觉到,
 这肯定不是什么优点,但却并未放到
 心上,因为根本不知道这着未见摸不
 着的所谓性格中的东西,会与自己以
 后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唯一对我的
 “犟劲儿”给以肯定的,是我的一位大
 哥。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师范学院
 美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约在我上
 小学四年级时,他来我家,母亲和他讲
 我的“犟”,大致意思是,这孩子啥都
 好,就是性格太“犟”。父母希望见多
 识广的大哥能够好好开导我,好让我
 早点知道其利害,并能有所改变。没
 想到大哥的看法大大出乎父母和我的
 意料。大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

这叫执著,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做
 下去,不被困难或挫折吓倒。一个人
 要想做成点事情,就必须得有这么一
 股劲。大哥又说:不过,他还是个孩子,
 需要引导好,把这种执著的劲儿用到
 学习上,用到正经地方的,很重要。父
 母听了大哥的话,有些将信将疑,我听
 了大哥的一番话,虽然没有去想性格
 中的执著(或曰“犟劲儿”)的好与不
 好,只是从心眼儿里对大哥佩服有加,
 心想:大学生真的不是一样!

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当面指
 出我性格中的“犟”的问题的,是我的妻
 子。我们刚结婚的那几年,我是大学
 的一名普通教师,读书、教书、编稿、写
 作是我的工作主调,虽然也紧张,但却
 比较简单和纯粹,尤其很少涉及到他
 人的利益得失。因此,在这一个时期
 之内,我的“犟劲儿”几乎全部用在了
 专业方面,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期
 间,妻子说过我的“犟”,但那主要是
 针对我在专业上过分投入,持续性加班
 熬夜太

生命之色

只不过,有的人红得深有的人红得
 浅而已。乌兰哈达的红,便介于红色
 与黄色之间,有的岩石红得深些,远
 远望去,居然有些紫色的样子,而也
 有部分岩石,甚至连黄色都不纯粹,
 而褪为了灰白色。但处于红色的包
 围中,灰白色被湮没,人们视而不可
 见了。

我不清楚自己,大学时代到底
 得如何,我只看见,多年过后,风剥雨
 蚀,红色越来越稀淡,但那红植于骨
 子里,除非骨头这个根拔掉,否则,
 它是不会被完全湮没的。

红色(之二)
 这个红色是乌兰浩特了,乌兰浩
 特汉译“红城”。乌兰浩特原名“王
 爷府”,因了内蒙古自治区最早成立
 于此,遂改名“乌兰浩特”。在中国,
 革命的颜色是红色。

大学毕业时,到农村去,到边疆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口号喊
 得震天响。而当口号落到实地之后,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是“乌兰浩
 特”,“乌兰浩特”下面的一所学校。此
 时,我生命的颜色,从革命的维度看,
 自然与红色是一致的。

但,这个红在我,更多的是变异
 了。人总是在失去家乡,走向远方
 后,才真正地拥有故乡。在“乌兰浩
 特”,因了乡愁,家乡频频地出现在
 我的笔下,乃至在我托笔一支笔后,
 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乌兰浩特啊,你的红,到底要变
 异为我生命中的什么颜色?莫名其
 妙地,想起自己的一句名言,人世
 间有一种红叫“赭红”,红得让人心
 痛。

青色
 爬了二十多年格子,说奋斗也好
 说蹉跎也罢,我一直在文学外围徘
 徊。终于,机会来了,区里开办文研
 班。结果,我报名了我参加了考试,我
 被录取了。

文研班设在坐落于呼和浩特的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有座昭君墓,
 “北地草皆白,惟独昭君墓上草青”,
 故名“青冢”。呼和浩特一名便缘此
 而来,呼和浩特汉译为“青城”。这个
 “青”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约等于“绿”,
 但它绝不是芳华时节的“绿”,也不是
 草色遥看近却无,“草色青青生生长
 的绿”,而是绿的末端,褪去饱满的
 苍翠却又坚韧不拔,马上因枯萎而白
 但还绿着的“绿”了。

感谢写作

多担心我把身体搞坏。她说:我可
 发现了,你这人是一根筋,认准的事干
 起来好像要拼命似的。你的身体可是
 跟着你要受老罪啦!

后来,我被“提拔”到某行政管理
 岗位上,自此,我原来习惯了的单一
 且比较纯粹的工作与生活状态被打
 破,未曾料及的问题与困惑几乎是
 接踵而至。我对此开始有些不解,继
 而又出了无端的苦恼。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我检讨自己的工作
 方法,反省自己的处事涵养,甚至怀
 疑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妻子则
 说:最主要的还是与你的性格有关。
 她说:“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太上心,
 太认真,而且不会拐弯,甚至还总
 是要追求完美。有些事你没必要那
 么认真,那么当回事。她还说:你的
 性格,还是更适合做学问与写作。在
 那里,你的那些理想化的想法更易
 实现!”

我不得不承认,小时候,我的父
 母看到了我性格中的关键点,之后,
 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这使
 我明白,能够发现并指出你性格中
 的缺点的,恰恰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当年父母为我的“犟劲儿”担忧,
 主要是怕我因此而吃亏,事实上,父
 母的这种担忧已作为教训,多年来
 在我身上多次得到了验证。现在,
 妻子对我的一根筋的分析及结论性
 的意见,令我心悦诚服!既然是写作
 和治学更适合我,那么,何不自觉地
 还本归真呢?

是的,静心回想起来,在这数十年
 的人生旅途中,是求学、治学及写
 作,为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充实、快
 乐和满足。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
 因有几篇文章得到语文老师表扬,
 曾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生出当作家
 的想法,因此,从那时起,读书和练
 笔(写作)便成为我用力最多的事
 情,而且几乎充实了我的所有空余
 时间。我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
 写剧本,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我都
 尝试过。读大学后,学术论文的写
 作更多了些。尽管因天分不高、学
 力不逮,我至今还在通往理想目标
 的路上跋涉,但在此过程中,我却
 真正实现了个性表达,并可以尽享
 创造的自由。我的写作通常是因情
 而致,在形式上,或长或短,不拘格
 套,均以真切为魂。面对自己有所
 感悟,有所悟的世态人生或学术问
 题,写真情,说真话,是我的本分,
 也是我的幸福。

我还不能忘记,是写作与读书
 无数次地帮助我驱散焦虑和孤独感。
 我是人到中年,即使按照国际标
 准,也是青年已到尾声时,才到呼和
 浩特的。这是不是与青城的“青”,
 在品质上,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总
 之,在呼和浩特,我的文学之旅开始
 走上正轨。

毫无疑问晚了些,但,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我先后两次负责
 内大文研班,只愿春风再绿。步履蹒
 跚听又重,梦中依旧少年声。莫悲
 世上无人识,大器从来少早成。在
 《生日抒怀》中,我豪情满怀。
 黄色
 其实,这颜色那颜色,都大不过
 黄色。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世
 代代先人遗传给我的基因,一定是
 黄色。遗传基因也有颜色吧,家乡
 贫瘠的黄土地的颜色。提到遗传基
 因提到黄色,让人首先联想起来的,
 是黄皮肤的黄色。甭说,这种黄色,
 我一样照收不误了。

尽管我跨出了农门,不再脸朝
 黄土背朝天,但我心里清楚,终我一
 生,黄色是褪不下去了。这不是我
 不想、做不做事儿,是命运。比起
 先人,小时候在黄土里洗澡,长大后
 在黄土里流汗,老了后到黄土里长
 眠,我只不过,长大后不再在黄土
 里流汗罢了。

我这一生,黄色就是我生命的
 底色。黄色的好我享受,黄色的坏
 我承受,一言以蔽之,黄土地上的一
 切黄色,诸如藤黄、石黄、鹅黄、
 雄黄、杏黄、姜黄、柳黄等等,我
 都得接受,选择不得,逃避不得。

黑色
 人生至今,走过的地方,不知有
 多少了,颜色也肯定不止上述寥寥
 的几种。不过,它们尽管看起来五
 彩缤纷,但凝聚在一起,在我脑海
 里幻化出来的,却每每只有一种色
 调,黑色。人站在那里,望远处的
 山,山的颜色便是标准的黑色,青
 黑。

我不晓得这黑色,是各种颜色
 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是我虔诚企望
 的结果。我只感到,黑色越来越有
 质感,矗立在我的脑海里,如同远
 山,矗立在大地上一样。

每到八月,妈总会翻着日历寻
 找:立秋过后就是处暑了,哪天是
 处暑呀?处暑,24节气中不具浪
 漫色彩的一个,雪小禅描述处暑说:
 是夏天彻底离开的时候了,是要诀
 别的时候了,觉得夏天才刚刚来,
 转眼已是背影了。

处暑,时值初秋,故乡无垠广袤
 的平原上,开满了金黄的向日葵,
 早熟的芦苇在微风里飞扬着细细
 绒毛的穗。土豆的白花开了,远远
 望去,似一层薄雾落在碧草间。处
 暑,这一天起,暑气尽失,秋风起。
 对于以农事为生的妈来讲,整个春
 夏的劳碌大汗淋漓地走远了,处
 暑过后丰收即到,一个围炉赏雪的
 蛰伏冬季在望了。

那时,处暑之后不久,乡里要有
 一年一度的交流会,爸是村里的兼
 职厨师,我得天天单独地年年跟了
 去。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里坐
 上马车,红骏马四蹄轻扬,嚼嚼地
 打着泛白的硬土路,傻呵呵的小丑
 姑娘,花布薄衫。

戏园子坐落在乡政府所在的土
 路边,初秋的金阳里,有瓜果的昏
 香。我在午后看门人恹恹欲睡的
 昏沉里溜进园里,坐在水泥管子上
 听戏。晋剧,包公戏居多,秦香莲
 黑红梅,悲伤尖细的声音说着听不
 懂的字,在空旷的蓝天下突兀出
 不一样的风景。听到无聊时,便堂
 而皇之地从大门退出,全然忘记了
 是怎么进去的。

园外的土墙边,摆了琳琅满目的
 好吃的,爸爸给的几毛钱正好花
 销。多年后,说起此事,妹妹说,那
 时无比盼望跟着爸爸去看交流会,
 可是爸爸只带你。我说,你俩还小
 啊,离不开家。心里却是无边的暗
 喜,庆幸童年的记忆里,有了那么
 绚丽的一笔。

那是怎样贫瘠的年代,一个像
 样的农家,一年也不过几百块钱的
 收入。我是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妈
 为什么那样盼着那个毫不起眼的

念
 里醉生梦死的欧阳锋,《阿飞正传》
 里不停找爱的阿飞,《堕落天使》
 里时刻提醒自己学会忘记的杀手,
 他们都活在执念里,我们呢?我们在
 自己的剧本里,爱,被爱,离开,遗
 憾,然后执念寻找。

念
 常念的人是孤独的。他与热闹
 闹的现实隔着蓬勃的热气,隔着苍
 茫茫的人海和苍凉凉的夕阳。念
 念不忘,是否真有回响?温暖的量
 子力学,薛定谔的猫,能否坍塌所
 有的假设,让那个消失在人海的人,
 突显在峰顶,被你一眼看见?

念
 他们分手三年了,群里相见,也
 从未打过招呼。那一个风雪之夜,
 群电话中,他醉了,倒在一个人的
 卧室里。她按照原来的地址找去,
 敲门不应,摁密码,门应声而开。原
 来他一直也念着她,他的门,一直
 为她敞开。

念
 在念的孤岛上,总会有一人,
 等着帆影,来或不来。那个岛,是
 他的全部,有时候也会是你的方舟。
 这样的念,世上会有多少?
 有便好,便值得。一分侥幸,便
 值得万分执念。

念
 念是心永远的叛徒。《东邪西毒》
 念是心永远的叛徒。《东邪西毒》

□董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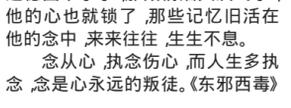
美好的事物总令人怜惜。
 理工男李时珍这样写曼陀罗:
 生北土,人家亦栽之。春生夏
 长,独茎直立,高四五尺,生不旁引,
 绿茎碧叶,叶如茄叶。八月开白花,
 凡六瓣,状如牵牛花而大,朝开夜
 合。八月采花,九月采实。相传此
 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
 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
 更令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

念
 念是最美好的汉字,从心,我
 们藉此而存于人心,也藉此将人
 放在心上。一念,便是整个世界。
 最严肃的典籍,最刻板的学究,
 在释念义时,也都忍不住化为绕
 指柔。

《尔雅·释诂》:思也。又忍不住
 补一句:常思也。
 《释名》:念,黏也。意相亲爱,
 心黏着不能忘也。
 《书·大禹谟》:念兹在兹。

常思,黏黏,心很大,也因此很
 小,所能念的,往往只是一个人,
 一物件,一桩事,一个地方,一个
 遗憾,一往情深。那个人走了,那
 件事成了过去,那个地方回不去了,
 那个遗憾圆不了了,那段情烟灭
 灰飞了,他的心也就锁了,那些记
 忆旧活在他的念中,来来往往,生
 生不息。

念是心永远的叛徒。《东邪西毒》



晶莹。 李陶 摄

处暑
 1988年春,爸爸离开故乡的土
 地到城郊谋生,买下了青石红砖的
 院落。新居的周边是零星的菜地,
 郁郁葱葱着整个春夏,稀释着我
 一家的乡愁。每到初秋,相处不
 错的邻居会送来卖相不好的西
 红柿、黄瓜,做番茄酱或腌咸菜,
 妈和奶奶就在后院的石头墙下折
 腾这些东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天,我捧着小说,不时抬头看她们
 婆媳的忙碌。妈说:处暑了吧?奶
 奶说:七月十五前后。青石墙上的
 天空,是塞外初秋高远的碧蓝,洁
 白的云朵间有灰色的鸽子飞过。

时间的水,漫过青春,在妈和奶
 奶期待处暑的目光里缓缓流过。
 倏忽间,我们就相继找到了那个
 能够托付终身的人,欢天喜地地
 嫁入他门。2001年正月奶奶去
 世,2003年秋爷爷去世。虽然是不可
 逆转的自然规律,心中仍满是遗
 憾与不舍。失去了他们,郊外的
 院落便失去了久留的意义。

爸妈在我居住的城区买了楼
 房。客厅的最显眼处,爸粘了不干
 胶的挂历,用来挂日历,就是最老
 土、每天必须撕去一张的那种。我
 多次哑然失笑地想,没有这个日
 历,妈去哪儿找那个念念不忘的
 处暑。近些年,爸妈在京城给妹
 妹看孩子,她家欧式豪装的点缀,
 依旧不可缺少那个质朴的日历,
 等着妈寻找她喜欢的每一个节
 气。

习惯用台历,每月才翻一次,年
 底仍是完好无损。我不喜欢每日
 需要撕扯的日历,仿佛撕扯了生
 命般,能掠过细微的疼。

2016年,8月23日,今日处暑。
 妈打了电话,一路家长里短,未
 了,我说:妈,今天是处暑,北京
 还热不热?然后莫名地热泪盈眶,
 独自站在处暑的陌上,有萧瑟的
 秋风凄凄掠过。有些思念,无以
 言表。

北国风光

北国风光

北国风光

北国风光

北国风光

北国风光